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四三

詳校官編修_臣曹城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_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_臣施光輅

謄錄監生_臣孫慰祖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八十三

李晟

子愿

愬

聽

憲

生必附

李晟字良器隴右臨洮人祖思恭父欽代居隴右為裨將晟生數歲而孤事母孝謹性雄烈有才善騎射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勇敢絕倫時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擊

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門頗傷士卒忠嗣募軍中能射者射之晟引弓一發而斃三軍皆大呼忠嗣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萬人敵也鳳翔節度使高昇雅聞其名召補列將嘗擊疊州叛羌於高當川又擊宕州連狂羌於罕山皆破之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同正廣德初鳳翔節度使孫志直署晟總遊兵擊破党項羌高玉等以功授特進試光祿卿轉試太常卿大厯初李抱玉鎮鳳翔署晟為右軍都將四年吐蕃圍靈州抱玉遣晟將兵五千以

擊吐蕃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將兵千人疾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鍾而還吐蕃因解靈州之圍而去拜開府儀同三司無幾兼左金吾衛大將軍涇原四鎮北庭都知兵馬使并總遊兵無何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於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橫擊之拔璘出亂兵之中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代宗留居宿衛為右神策都將德宗即位吐蕃寇劔南時節度使崔寧

朝京師三川震恐乃詔晟將神策兵救之授太子賓客
晟乃踰漏天拔飛越廓清肅寧三城絕大渡河獲首虜
千餘級虜乃引退因留成都數月而還建中二年魏博
田悅反將兵圍臨洺邢州詔以晟為神策先鋒都知兵
馬使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合兵救
臨洺尋加兼御史中丞河東昭義軍攻楊朝光於臨洺
南晟與河東騎將李自良李奉國擊悅於雙岡悅兵却
遂斬朝光戰於臨洺諸軍皆却晟引兵渡洺水乘冰而

濟橫擊悅軍王師復振擊悅大破之三年正月復以諸
道軍擊敗悅軍於洹水遂進攻魏州以功加檢校左散
騎常侍實封百戶無幾兼魏府左司馬時朱滔王武俊
聯兵在深趙怒朝廷賞功薄田悅知其可間遣使求援
滔與武俊應之遂以兵圍康日知于趙州李抱真分兵
二千人守邢州馬燧大怒欲班師晟謂燧曰初奉詔進
討三帥齊進李尚書以邢州與趙州接壤分兵守之誠
未為害其精卒銳將皆在於此令公遽自引去奈王事

何燧釋然謝晟燧乃自造抱真壘與之交歡如初王武
俊攻趙州晟乃獻狀請解趙州之圍欲引兵赴定州與
張孝忠合勢欲圖范陽德宗壯之加晟御史大夫俾禁
軍將軍莫仁擢趙光銑杜季泚皆隸焉晟自魏州引軍
而北徑趨趙州武俊聞之解圍而去晟留趙州三日與
孝忠兵合北略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決水以
灌之田悅王武俊皆遣兵來救戰於白樓賊犯義武軍
稍却晟引步騎擊破之晟所乘馬連中流矢踰月城中

益急湣武俊大懼乃悉收魏博之衆而來復圍晟軍晟
內圍景濟外與湣等拒戰日數合自正月至于五月會
晟病甚不知人者數焉軍吏合謀乃以馬輿還定州賊
不敢逼晟疾間復將進師會京城變起德宗在奉天詔
晟赴難晟承詔泣下即日欲赴關輔義武軍間於朱湣
王武俊倚晟為輕重不欲晟去數謀沮止晟軍晟謂將
吏曰天子播越於外人臣當百舍一息死而後已張義
武欲沮吾行吾當以愛子為質選良馬以啣其意乃留

子憑以為婚義武軍有大將為孝忠委信者謁晟晟乃解玉帶以遺之因曰吾欲西行願以為別陳赴難之意受帶者果德晟乃諫孝忠勿止晟晟得引軍踰飛狐師次代州詔加晟檢校工部尚書神策行營節度使實封二百戶晟軍令嚴肅所過樵採無犯自河中由蒲津而軍渭北壁東渭橋以逼泚時劉德信將子弟軍救襄城敗於扈澗聞難率餘軍先次渭南與晟合軍軍無統一晟不能制因德信入晟軍乃數其罪斬之晟以數騎馳

入德信軍撫勞其衆無敢動者既併德信軍軍益振時
朔方節度使李懷光亦自河北赴難軍於咸陽不欲晟
獨當一面以分已功乃奏請與晟兵合乃詔晟移軍合
懷光軍晟奉詔引軍至陳濤斜軍壘未成賊兵遽至晟
乃出陣且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未必尅今離
其窟穴敢出索戰此殆天以賊賜明公也懷光恐晟立
功乃曰吾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詎可戰耶不如蓄銳
養威俟時而舉晟知其意遂收軍入壘時興元元年正

月也每將合戰必自異衣錦裘繡帽前行親自指導懷
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啗
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
以奪其心耳懷光益不悅陰有異志遷延不進晟因人
說懷光曰寇賊竊據京邑天子出居近甸兵柄廟略屬
在明公公宜觀兵速進晟願以所部得奉嚴令為公前
驅雖死不悔懷光益拒之晟兵軍於朔方軍北每晟與
懷光同至城下懷光軍輒虜驅牛馬百姓苦之晟軍無

所犯懷光軍惡其獨善乃分所獲與之晟軍不敢受久之懷光將謀沮晟軍計未有所出時神策軍以舊例給賜厚於諸軍懷光奏曰賊寇未平軍中給賜咸宜均一今神策獨厚諸軍皆以為言臣無以止之惟陛下裁處懷光計欲因是令晟自署侵削已軍以撓破之德宗憂之欲以諸軍同神策則財賦不給無可奈何乃遣翰林學士陸贄往懷光軍宣諭仍令懷光與晟叅議所宜以聞贄晟俱會於懷光軍懷光言曰軍士稟賜不均何以

令戰勢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為元帥弛張號令皆得專之晟當將一軍唯公所指以效死命至於增損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無以難晟又不欲侵刻神策軍發於自己乃止懷光屯咸陽堅壁八十餘日不肯出軍德宗憂之屢降中使促以收復之期懷光託以卒疲更請休息以伺其便然陰與朱泚交通其迹漸露晟懼為所併乃密疏請移軍東渭橋以分賊勢上初未之許晟以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所備蜀漢之路不可壅也請

以裨將趙光銑為洋州刺史唐良臣為利州刺史晟子
壻張彧為劔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初納之
未果行無何吐蕃請以兵佐誅泚上欲親總六帥移幸
咸陽以促諸軍進討懷光聞之大駭疑上奪其軍謀亂
益急時鄜坊節度李建徽神策將楊惠元及晟並與懷
光聯營晟以事迫會有中使過晟軍晟乃宣令云奉詔
徙屯渭橋乃結陣而行至渭橋不數日懷光果劫建徽
惠元而併其兵建徽遁免惠元為懷光所害是日車駕

幸梁州時變生倉卒百官扈從者十二三駱谷道路險阻諸供無素從官乏食上歎曰早從李晟之言三蜀可坐致也晟大將張少弘自行在傳口詔授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安衆心晟拜哭受命且曰長安宗廟所在為天下本若皆執羈勒誰復京師乃浚城隍繕兵甲以圖收復晟以孤軍獨當強寇恐為二賊之所併乃卑詞厚幣偽致誠於懷光外示推崇內為之備時芻粟未集乃令檢校戶部郎中張彧假京兆少尹擇

官吏以賦渭北畿縣不旬日芻糧皆足晟乃大陳三軍
令之曰國家多難亂逆繼興屬車駕西幸關中無主予
代受國恩見危死節臣子之分況當此時不能誅滅兇
渠以取富貴非人豪也渭橋橫跨大川斷賊首尾吾與
公等戮力勤王擇利而進興復大業建不世之功能從
我乎三軍無不泣下曰唯公所使晟亦歔歔流涕是時
朱泚盜據京城懷光圖為反噬河朔僭偽者三李納虎
視於河南希烈鴟張於汴鄭晟內無貨財外無轉輸以

孤軍而抗劇賊而銳氣不衰徒以忠義感於人心故英豪歸向戴休顏率奉天之衆韓遊瓌治邠寧之師駱元光以華州之兵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之旅屯七盤皆稟晟節度晟軍大振懷光以休顏遊瓌從晟益懼晟又致書於懷光諭以禍福令破賊迎鑾以掩前過懷光卒不悟軍衆漸多離散糗糧且竭虜剽無所得懼為晟所襲三月懷光自三原富平東抵奉天所至焚掠乃自馮翊入據河中懷光將孟涉段威勇者本神策將惡懷光

之不臣既至富平結陣於軍中外向大呼而去懷光不能制涉威勇以數千人歸晟乃陳兵受涉等降卒乃奏授涉檢校工部尚書威勇兼御史大夫德宗之幸山南既入駱谷謂渾瑊曰渭橋在賊腹內兵勢懸隔李晟可辦事乎瑊對曰李晟秉義執志臨事不可奪以臣計之破賊必矣帝意始安是月渾瑊步將上官望自閒道懷詔書加晟檢校右僕射兼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益實封三百戶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

使晟承詔流涕時帝欲移幸西川晟上表請駐蹕梁漢
繫億兆之心圖翦滅之勢若規小捨大作都岷峨即人
心失望武士謀臣無所施矣四月有詔加晟京畿渭北
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時京兆府司錄李敬仲自京城
來諫議大夫鄭雲逵自奉天至晟以京兆少尹張或為
副使鄭雲逵為行軍司馬李敬仲為節度判官俾同主
軍畫又請以懷光舊將唐良臣保潼關以河中節度授
之戴休顏守奉天請以鄜坊節度授之上皆從之渭橋

舊有粟十餘萬斛度支先饋懷光軍欲盡晟又奏曰近
畿雖乘兵亂猶可賦歛儻寇賊未滅宿兵曠時人廢耕
桑又無儲蓄非防微制勝之術也上納之晟乃於畿甸
率聚征賦吏民樂輸守禦益固由是軍不乏食神策軍
家族多陷於泚晟家亦百口在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
者晟因泣下曰乘輿何在而敢恤家乎泚又使晟小吏
王無忌之壻詣晟軍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聞晟曰
爾敢與賊為間遽命斬之時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

裘褐戢亦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士心卒無離叛者會
將吏數輩自賊中逃來言泚衆携離可滅之狀士心益
奮先是賊將姚令言及偽中丞崔宣威使諜覘我軍為
邏騎所得拘送於戢戢解縛食而遣之誠之曰爾報崔
宣善為賊守諸人勉力自固勿不忠於賊也五月三日
戢引軍抵通化門耀武而還賊不敢出晨集將佐圖兵
所向諸將曰先拔外城既有市里然後北清宮闕戢曰
若先收坊市巷陌隘狹間以居人若賊設伏格鬪百姓

囂潰非計也且賊重兵堅甲皆在苑中若自苑擊其心腹彼將圖走不暇如此則宮闕保安市不易肆計之上也諸將曰善乃移書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剋期進軍於城下其月二十五日夜晟自東渭橋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以薄京城晟臨高指麾令設壕柵以候賊軍俄而賊衆大至賊驍將張庭芝李希倩逼柵求戰晟謂諸將曰吾恐賊不出今冒死而來天贊我也勒吳詵康英俊史萬頃孟涉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併

力攻之晟遣李演孟華以精卒救之中軍鼓譟演力戰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敗之僵屍蔽地餘衆走入白華夜聞慟哭之聲翌日將復出師諸將請待西軍至則左右夾攻晟曰賊既傷敗須乘勝撲滅若俟其有備豈王師之利耶如待西軍恐失機便二十八日晟大集諸將駱元光尚可孤兵馬使吳誨王佖都虞候邢君牙李演史萬頃神策將孟涉康英俊華州將郭審金權文成商州將彭元俊等號令誓師畢陳兵於光泰門外

乃使王佖李演率騎軍史萬頃領步卒直抵苑牆神麋
村晟先是夜使人開苑牆二百餘步至是賊已樹木柵
之賊倚柵拒戰晟叱軍士曰安得縱賊如此當先斬公
等萬頃懼先登拔柵而入王佖騎軍繼進賊即奔潰獲
賊將段誠諫大軍分道並入鼓譟雷動姚令言張庭芝
李希倩猶力捍官軍晟令決勝軍使唐良臣兵馬使趙
光銑楊萬榮孟日華等步騎齊進賊軍陣成而屢北戰
十餘合乘勝驅蹙至于白華忽有賊騎千餘出於官軍

之背晟以麾下百餘騎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聞之驚潰官軍追斬不可勝計朱泚姚令言張庭芝尚有衆萬人相率遁走晟遣田子奇追之其餘兇黨相率來降是日晟軍入京城勒兵屯於含元殿前晟舍於右金吾仗仍號令諸軍曰晟實不武上憑睿算下賴士心幸得殲厥兇渠肅清宮禁皆三軍之力也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弔人之義也晟與公等各有家室離別數年今已成功相見非晚五日內不得輒通

家信違命者斬乃遣京兆尹李齊運攝長安令陳元衆
攝萬年令韋上俊告喻百姓居人安堵秋毫無所犯尚
可孤軍人有擅取賊馬者晟大將高明曜虜賊女妓一
人司馬佑取賊馬二匹晟皆立斬之莫敢忤視士庶無
不感悅咸歔歔流涕遠坊居人亦有經宿方知者二十
九日令孟涉屯於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
敬寺晟自屯於安國寺是日斬賊將李希倩等八人徇
于市六月四日晟破賊露布至梁州上覽之感泣羣臣

無不隕涕因上壽稱萬歲奏曰李晟虔奉聖謨盪滌兇
醜然古之樹勲力復都邑者往往有之至於不驚宗廟
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自三代以來未
之有也上曰天生李晟為社稷萬人不為朕也百官拜
賀而退是日晟斬偽相李忠臣張光晟蔣鎮喬琳洪經
綸崔宣等又表守臣節不屈于賊者程鎮之劉廼蔣沈
趙曄薛岌等晟初屯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賓介
或勸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

外次人臣但當死節垂象玄遠吾安知天道耶至是謂
叅佐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
不可使知之嘗聞五緯盈縮無準晟懼復來守歲則我
軍不戰而自潰叅佐歎服皆曰非所及也尋拜晟司徒
兼中書令實封一千戶晟綜理以備百司令大將吳詵
將兵三千至寶鷄清道晟又請至鳳翔迎扈不許七月
十三日德宗至自興元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兵扈
從晟與駱元光尚可孤以其兵奉迎時元從禁軍及山

南隴州鳳翔之衆步騎凡十餘萬旌旗連亘數十里傾
城士庶夾道歡呼晟以戎服謁見于三橋上駐馬勞之
晟再拜稽首初賀元惡殄滅宗廟再清宮闈咸肅抃舞
感涕跪而言曰臣忝備爪牙之任不能早誅妖逆至鑿
輿再遷及師於城隅累月方殄賊寇皆臣庸懦不任職
之責敢請死罪伏於路左上為之掩涕命給事中齊映
宣旨令左右起晟於馬前是月御殿大赦贈晟父欽太
子太保母王氏贈代國夫人賜永崇里第及涇陽上田

延平門之林園女樂八人入第之日京兆府供帳酒饌
賜教坊樂具鼓吹迎導宰臣節將送之京師以為榮觀
上思晟勲力製紀功碑俾皇太子書之刊石立於東渭
橋與天地悠久又令太子書碑詞以賜晟晟以涇州倚
邊屢害戎帥數為亂階乃上書請理不用命者兼備耕
以積粟攘却西蕃上皆從之詔以晟兼鳳翔尹鳳翔隴
右節度使仍充隴右涇原節度兼管內諸軍及四鎮北
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初帝在奉天鳳翔

軍亂殺其帥張鑑立小將李楚琳至是楚琳在朝晟請以楚琳俱往鳳翔將誅之上以初復京師方安反側不許八月晟至鳳翔理殺張鑑之罪斬王斌等十餘人初朱泚亂時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立別將田希鑒方屬播遷不遑討伐以涇帥授之至是晟奏曰近者中原兵禍皆起涇州且其地逼西戎易為反覆希鑒兇徒將校驕逆若不懲革終為後患從之晟至鳳翔託以巡邊至涇州希鑒迎謁於坐執而誅之並誅害河清者石竒等

三十餘人具事以聞上曰涇州亂逆泉藪非晟莫能理之還鎮表右龍武將軍李觀為涇原節度使吐蕃深畏之晟常曰河隴之陷也豈吐蕃力取之皆因將帥貪暴種落攜貳人不得耕稼展轉東徙自棄之耳且土無絲絮人苦征役思唐之心豈有已乎乃傾家財以賞降者以懷來之降虜浪息曩晟奏封王每蕃使至晟必置息曩於坐衣以錦袍金帶以寵異之蕃人皆相指目榮羨息曩蕃相尚結贊頗多詐謀尤惡晟乃相與議云唐之

名將李晟與馬燧渾瑊耳不去三人必為我憂乃行反間遣使因馬燧以請和既和即請盟復因盟以虜瑊因以賣燧貞元二年九月吐蕃用尚結贊之計乃大興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虜掠且曰名我來何不以牛酒犒勞徐乃引去持是閒晟也是役也晟先令衙將王泌選銳兵三千設伏於汧陽誠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縱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汝必受其弊但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武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

竒功似如晟節度果遇結贊及出奮擊賊皆披靡必軍
不識結贊故結贊僅而獲免十月晟出師襲吐蕃摧沙
堡拔之斬其堡使扈屈律悉蒙等自是結贊數遣使乞
和十二月晟朝京師奏曰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
又扶晟議請調軍食以給晟命將擊之上方獸兵疑將
帥生事邀功會滉卒張延賞秉政與晟有隙屢於上前
間晟言不可久令典兵延賞欲用劉玄佐李抱真委以
西北邊事俾立功以壓晟德宗竟納延賞之言罷晟兵

柄三年三月冊拜晟為太尉中書令奉朝請而已其年
閏五月渾瑊與尚結贊同盟於平涼果為蕃兵所劫瑊
單馬僅免將吏皆陷六月罷河東節度使馬燧為司徒
盡中尚結贊之謀晟既罷兵權朝謁之外罕所過從有
通王府長史丁瓊者亦為張延賞所排心懷怨望乃求
見晟言事且曰太尉功業至大猶罷兵權自古功高無
有保全者國家儻有變故瓊願備左右狡兔三穴盍早
圖之晟怒曰爾安得不祥之言遽執瓊以聞四年三月

詔為晟立五廟以晟高祖芝贈隴州刺史曾祖嵩贈澤
州刺史祖思恭贈幽州大都督廟成官給牲牢祭器狀
帳禮官相儀以祔焉五年九月晟與侍中馬燧見於延
英殿上嘉其勲力詔曰昔我列祖乘乾坤之盪滌掃隋
季之荒屯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
心之臣左右經綸叅翊締構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
不人用端命于上帝付畀四方宇宙既清日月既貞王
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容列于斯閣懋昭績効式表

儀形一以不忘于朝夕一以永垂乎來裔君臣之義厚
莫重焉貞元己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宏閣崇構見
老臣遺像顒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
之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為代生苟
蘊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不有在中宗則桓彥範
等著其輔戴之績在玄宗則劉幽求等申翼奉之勲在
肅宗則郭子儀掃殄氛祲今則李晟等保寧朕躬咸宣
力肆勤光復宗社訂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錄孰謂

旌賢況念功紀德文祖所為也在子曷其敢怠有司宜
叙年代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仍令皇太子書朕
是命紀于壁馬庶播嘉庸式昭于下俾後來者尚揖清
顏知元勲之不朽復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晟刻石
於門左初晟在鳳翔謂賓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
宗於堯舜之上真忠臣也僕所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
對曰此搢紳儒者之事非勲德所宜晟斂容曰行軍失
言傳稱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備位將

相必有不可忍而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知無不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擇耳叔度慙而退故晟為相每當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性沉默未嘗泄於所親臨下明察每理軍必曰某有勞某能其事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尤惡下為朋黨相構好善嫉惡出於天性嘗有恩者厚報之初譚元澄為嵐州刺史嘗有恩於晟後坐貶於岳州比晟貴上疏理之詔贈元澄寧州刺史元澄三子晟撫待勤至皆為成就宦學人皆義之理家

以嚴稱諸子姪非晨昏不得謁見言不及公事視王氏甥如己子嘗正歲崔氏女歸省未及階晟却之曰爾有家况姑在堂婦當奉酒醴供饋以待賓客遂不視而遣還家其達禮敦教如此貞元九年八月薨時年六十七上震悼出涕廢朝五日令百官就第臨弔命京兆尹李充監護喪事官給葬具賁賻加等比大斂上手書致意送柩前曰皇帝遣宮闈令第五守進致旨於故太尉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之靈曰天祚我邦是生才傑稟

陰陽之粹氣實山岳之降靈弘濟患難保佑王室掃盪
氛祲廓清上京忠誠感於人神功業施於社稷匡時定
亂實賴元勲洎領上台克諧中外訏謨帝道叶贊皇猷
常竭嘉言以匡不迨情所親重義無間然方期與國同
休永為邦翰比嬰疾恙雖歷旬時日冀痊除重期相見
弼予在位終致和平豈圖藥餌無徵奄至薨逝喪我賢
哲虧我股肱天不憖遺痛惜何極嗚呼大厦方構旋失
棟樑巨川未濟遂亡舟楫君臣之義追慟益深循省遺

章倍增感切卿一門脣嗣朕必終始保持况愿等弟兄
承卿教訓朕之志義豈忘平生縱卿不言朕亦存信比
者卿在之日却未見朕深心今卿與朕長乖方冀知朕
誠志無以為念發言涕零是用躬述數行貴寫所懷得
盡臨紙遣使不能飾詞魂而有知當體朕意冊贈太師
謚曰忠武晟薨後城鹽州復鹽池上賜宰臣新鹽惻然
思晟乃令致鹽於靈座又時遣中使至晟第存撫諸子
教戒備至聞愿等有一善上喜形於色眷遇終始無與

晟比元和四年詔曰夫能定社稷濟生人存不朽之名
垂可久之業者必報以殊常之寵待以親比之恩與國
無窮時惟茂典故奉天定難功臣太尉兼中書令上柱
國西平郡王食實封一千五百戶贈太師李晟開代英
賢自天忠義邁濟時之宏算抱經武之長材貫以至誠
協于一德嘗遭屯難之際實著戡定之功鯨鯢既殲宮
廟斯復眷茲勲伐則既褒崇永言天步之夷載懷邦傑
之力思加崇於往烈爰協比於後昆睦以宗親將予厚

意其家宜令編附屬籍晟配饗德宗廟庭晟十五子侗
佃偕無祿早世次愿聰總孫憑恕憲愬懿聽甚慤聰總
官卑而卒而愿愬聽最知名愿幼謙謹寡過晟立大勲
諸子猶無官宰相奏陳德宗即日召愿拜銀青光祿大
夫太子賓客上柱國舊制勲至上柱國賜門戟即令賜
愿乃與父並列戟戟於門九年丁父憂十二年服闋德
宗召見愿等於延英憫然久之曰朕在宮中常念卿等
追懷勲德何日忘之又聞卿等居喪得禮朕甚嘉之各

賜衣一襲絹三千匹愿依前授太子賓客兄弟同日拜
官者九人尋轉左衛大將軍元和元年八月檢校禮部
尚書兼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等州節度使威令簡肅甚
得綏懷之術客有亡馬者以狀告愿愿以狀牒於路懸
金以購之不三日所亡之馬繫之牒下仍置書一緘馬
逸及羣不時告罪當死敢以良馬一匹贖罪并亡馬謹
納於路愿付客亡馬而縱其良馬境內嚴肅多如此類
轉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到鎮以青鄆不恭奉命討

伐屠城下邑捷奏屢聞無何有疾以其弟勣代為徐帥
入為刑部尚書疾愈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鳳翔尹鳳翔
隴右節度使然自是頗怠於為理無復素志聲色之外
全不介懷長慶二年二月檢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宣武
軍節度使先是張弘靖為汴帥以厚賞安士心及愿至
帑藏已竭而愿恣其奢侈門內數百口仰給官司不恤
軍政賞賚不及弘靖時而以威刑馭下又令妻弟竇緩
將親兵緩亦驕傲黷貨以是羣情聚怨是歲七月四日

夜牙將李臣則薛志忠秦鄰等三人宿直突入竇緩帳
中斬緩首以徇愿聞有變與左右數人露髮而走登子
城北樓懸絕而下由水竇而出比曉行十數里遇野人
驅驢奪而乘之得至鄭州愿妻竇氏死於亂兵之手子
三人匿而獲免僕妾為軍士所俘城中大掠三日乃立
其牙將李芥為留後以邀旄鉞月餘方誅之愿坐貶隋
州刺史朝廷念晟之勲終不加罪入為左金吾衛大將
軍長慶四年六月復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充河中晉絳

慈隲節度使河中之政亦如岐梁加以愿結託權幸厚
行賂遺賦入隨盡軍府蕭然賴遽疾終不爾蒲人必有
更變寶應元年六月卒贈司徒愬以父蔭起家授太常
寺協律郎遷衛尉少卿愬早喪所出保養於晉國夫人
王氏及卒晟以本非正室令服總號哭不忍晟感之因
許服緣既練丁父憂愬與仲弟憲廬于墓側德宗不許
詔令歸第居一宿徒跣復往上知不可奪遂許終制服
闕授右庶子轉少府監左庶子出為坊晉二州刺史以

理行殊異加金紫光祿大夫復為庶子累遷至太子詹
事宮苑閑廐使愬有籌略善騎射元和十一年用兵討
蔡州吳元濟七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敗又命袁滋
為帥滋亦無功愬抗表自陳願於軍前自効宰相李逢
吉亦以愬才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鄧州刺史御
史大夫充隋唐鄧節度使兵士摧敗之餘氣勢傷沮愬
揣知其情乃不肅軍陣不齊部伍或以不肅為言愬曰
賊方安袁尚書之寬易吾不欲使其改備乃紹告三軍

曰天子知愬柔而忍恥故令撫養爾輩戰者非吾事也
軍衆信而樂之愬又散其優樂未嘗宴樂士卒傷痍者
親自撫之賊以嘗敗高袁二帥又以愬名位非所畏憚
者不甚增其備愬沉勇長算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卑弱
之勢出賊不意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表請濟師
詔河中鄜坊騎兵二千人益之由是完緝器械陰計戎
事嘗獲賊將丁士良召入與語辭氣不撓愬異之因釋
其縛置為捉生將士良感之乃曰賊將吳秀琳總衆數

千不可遽破者用陳光洽之謀也士良能擒光洽以降秀琳愬從之果擒光洽十二月吳秀琳以文成柵兵三千降愬乃徑徙之新興柵遂以秀琳之衆攻吳房縣收其外城初將攻吳房軍吏曰往亡日請避之愬曰賊以往亡謂吾不來正可擊也及戰勝捷而歸賊以驍騎五百追愬愬下馬據胡床令衆悉力赴戰射殺賊將孫忠憲乃退或勸愬遂拔吳房愬曰取之則合勢而固其穴不如留之以分其力初吳秀琳之降愬單騎至柵下與

之語親釋其縛署為衙將秀琳感恩期於効報謂愬曰
若欲破賊須得李祐某無能為也祐者賊之騎將有膽
略守興橋柵常侮易官軍去來不可備愬召其將史用
誠誠之曰今祐以衆獲麥於張柴爾可以三百騎伏旁
林中又使搖旂於前示將焚麥者祐素易我軍必輕而
來逐爾以輕騎搏之必獲祐用誠等如其料果擒祐而
還官軍常苦祐皆請殺之愬不聽解縛而客禮之愬乘
間常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而語或至夜分忠義亦降將

也本名憲愬致之軍中多諫愬愬益寵祐始募敢死者
三千人以為突將愬自教習之愬將襲元濟會雨水自
五月至七月不止溝塍潰溢不可出師軍吏咸以不殺
祐為言簡翰日至且言得賊謀者具言其事愬無以止
之乃持祐泣曰豈天意不欲平此賊何爾一身見奪於
衆口愬又慮諸軍先以謗聞則不能全祐乃械送京師
先表請釋且言必殺祐則無以成功者比祐至京詔釋
以還愬乃署為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略無

猜間又改為六院兵馬使舊軍令有舍賊謀者屠其家
愬除其令因使厚之謀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
陳許節度使李光顏勇冠諸軍賊遂以精卒抗光顏由
是愬乘其無備十月將襲蔡州其月七日使判官鄭澥
告師期於裴度十日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為先鋒李
忠義副之愬自帥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
行初出文成柵衆請所向愬曰東六十里止至賊境曰
張柴砦盡殺其戍卒令軍士少息繕羈勒甲冑發刃彀

弓復建旆而出是日陰晦雨雪大風裂旗旆馬慄而不能躍士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梁逕險夷張柴已東師人未嘗蹈其境皆謂投身不測初至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也諸將失色監軍使哭而言曰果落李祐計中愬不聽促令進軍皆謂必不生還然已從愬之令無敢為身計者愬道分五百人斷洄曲路橋其夜凍死者十二三又分五百人斷朗山路自張柴行七十里比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

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坎墉而先登敢銳者從之盡殺守門卒而登其門留擊柝者黎明雪亦止愬入止元濟外宅蔡吏告元濟曰城已陷矣元濟曰是洎曲子弟歸求寒衣耳俄聞愬軍號令將士云常侍傳語乃曰何常侍得至於此遂驅率左右乘子城拒捍田進誠以兵環而攻之愬計元濟猶望董重質來救乃令訪重質家安卹之使其家人持書召重質重質單騎而歸愬

白衣泥首愬以客禮待之田進誠焚子城南門元濟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乃檻送京師其申光二州及諸鎮兵尚二萬餘人相次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其為元濟執事帳下厨廐之間者皆復其職使之不疑乃屯兵鞠場以待裴度翌日度至愬具橐鞬候度馬首度將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請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迎謁衆皆聳觀明日愬軍還於文成柵十一月詔以愬檢校尚書左僕射兼襄州刺

史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隋唐復郢均房等州觀察等使
上柱國封涼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一子五
品正員憲宗有意復隴右故地元和十三年五月授愬
鳳翔隴右節度使仍詔路由闕下愬未發屬李師道再
叛詔田弘正義成宣武等軍討之乃移愬為徐州刺史
武寧軍節度使代其兄愿兄弟交換岐徐二鎮旬日間
再踐父兄之任愬至徐方理兵有方略時蔡將董重質
貶春州司戶愬上表請恕重質賜之堪於軍前驅使即

詔徵還送武寧軍。愬乃署為牙將。愬破賊金鄉凡十一戰。擒賊將五十俘。斬萬計。淄青平。將有事燕趙。元和十五年九月。以愬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使。仍賜興寧里。第十月。王承宗卒。魏博田弘正移任鎮州。愬至潞州。四月。遷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節度使。長慶元年。幽鎮復亂。愬聞之。素服以令三軍。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知聖化者。由田公故也。天子以其仁而愛人。使理鎮冀。且田公出於

魏撫師七年一旦鎮人不道敢茲殘害以魏為無人也
若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其何以報衆皆慟哭又以玉
帶寶劔與牛元翼遣使謂之曰吾先人常以此劔立大
勲吾又以此劔平蔡寇今鎮人叛逆公以此翦之元翼
承命感激乃以劔及帶令於軍中報之曰願以衆從竭
其死力方有制置會疾作不能治軍人違紀律功遂無
成朝廷以田布代之除太子少保歸東都是年十月卒
於洛陽時年四十九穆宗聞之震悼賙賻加等贈太尉

始晟尅復京城市不改肆及愬平淮蔡復踵其美父子
仍建大勲雖昆仲皆領兵符而功業不侔於愬近代無
以比倫加以行已有常儉不違禮弟兄席父勲寵率以
僕馬第宅相矜唯愬六遷大鎮所處先人舊宅一院而
已晚歲忽於取士辟請不得其人至使吏緣為奸軍政
不肅物論稍減惜哉聽七歲以蔭授太常寺協律郎常
入公署吏胥小之不為致敬聽令鞭之見血父晟竒之
後隨吐突承璀討王承宗為神策行營兵馬使時昭義

盧從史持兩端魚心計賊承璀用聽計擒從史以獻轉
左驍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出為安州刺史隨鄂岳觀察
使柳公綽討吳元濟軍中動靜悉用聽謀軍聲遂振元
和中討李師道聽為楚州刺史統淮南之師鄆人素易
淮軍聽潛訓練出其不意趨海州據險要破沐陽兵降
朐山戍懷仁東海兩城望風乞降山東平元和十四年
五月以功授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節
度使十五年六月改靈州大都督府長史靈鹽節度使

境內有光祿渠廢塞歲久欲起屯田以代轉輸聽復開決舊渠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就加檢校工部尚書初聽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之始幽冀不廷太原與二鎮接境方議易帥宰臣進擬上皆不允謂宰臣曰李聽為羽林將軍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長慶二年二月授檢校兵部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代裴度四年七月轉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太和二年討李

同捷時魏博行營將元志沼潛結滄鎮擅迴戈攻其帥
史憲誠詔聽帥師援之大破其叛卒志沼奔鎮州為王
庭湊所殺聽遂凱旋以功封梁國公授一子五品官王
庭湊再違朝旨詔聽以全師屯貝州路由魏州史憲誠
懼聽見襲衷甲郊迎候吏密白聽乃令兵士匣刃索弓
休於野外魏人遂安後憲誠欲入覲竭其府庫魏人怨
之殺憲誠衙軍立其大將何進滔詔聽兼領魏博節度
使將兵北渡魏人不納聽乘城拒守乃屯兵館陶魏人

遽襲聽不為備其軍大敗無復部伍晝夜奔走僅而獲免喪師過半輜車兵仗並皆委棄御史中丞溫造殿中侍御史崔蠡彈之曰臣聞賞罰不立無以示天下是非一貫莫能建大中竊見義成軍節度使李聽昨者資其承藉委以統戎俾代憲誠付之雄鎮總二萬虎貔之旅位極寵榮兼兩藩節制之權心無報効况陛下授以神算假以天威入魏之期尅日先定而聽擁旄觀望按甲遷延熒惑人心逗撓軍政遂使憲誠陷於屠戮亂衆肆

其奸兇失六郡於垂成固危巢於已覆委貝州而不守
燒劫無遺望淺口而疾驅狼狽就道自圖苟免不吝包
羞蔑棄朝章有同兒戲魏州之亂職聽之由論其負恩
萬死猶幸伏以封常清河南失律斬於關門高霞寓唐
鄧破傷投諸遐裔渾鎬節制易定將戰而兵力不支袁
滋逗留西川欲進而兇渠尚在或親當失石或躬歷艱
危勢屈賊鋒竟申朝典未曾貸法必震皇威今李聽罪
狀夙聞中外憤惋比之常清等輩萬萬過之若陛下猶

示含弘不寘極法臣等恐憲章墜地天下寒心伏請付
法上不之罪罷兵柄為太子少師聽頗賂遺權幸以為
援居無何復檢校司徒起為邠寧節度使邠州衙廳相
傳不利葺修以至隳壞聽曰帥臣鑿凶門而出豈有拘
于巫祝而隳公署耶遂命葺之卒無變異太和六年轉
武寧軍節度使時聽有蒼頭為徐州將不欲聽至聽先
使親吏慰勞徐人為蒼頭所殺聽不敢進固以疾辭用
為太子太保七年出守鳳翔時人榮之九年改陳許節

度未至鎮復除太子太保分司開成元年出為河中尹
河中晉慈隰節度使四年以疾求代除太子太保是歲
十月卒時年六十一贈司徒聽十領節旌所不至者三
鎮莅官苛細好將迎遺賂故急於聚斂窮極侈欲位至
一品竟終牖下非西平之遺德焉能及此乎憲晟第五
子晟十子憲翹最仁孝及長好儒術以禮法修整起家
太原府叅軍醴泉縣尉于頔鎮襄陽辟為從事時吳少
誠據淮西獨憚頔之威當時咸以憲謀畫致之元和八

年田弘正以魏博奉朝旨辟憲為從事授衛州刺史遷絳州所至以理行稱入為宗正少卿遷光祿卿穆宗即位以太和公主降迴鶻命金吾大將軍胡証充送公主使命憲副之使還獻入蕃道里記遷檢校左散騎常侍無太府卿出為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太和二年轉嶺南節度使憲雖勲伐之家然累歷事任皆以吏能擢用所履官秩政績流聞性本明恕尤精律學屢詳決冤獄活無罪者數百人以能入官官無敗事士君子多之太

和三年八月卒時年五十六憑累歷諸衛大將軍恕太子洗馬並以蔭授官累遷至少卿監甚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沉湎酒色恣為豪侈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迴鶻錢一萬餘貫不償為迴鶻所訴文宗怒貶甚為定州司法叅軍

王佖晟之甥雄武善騎射自晟河西河北出師佖無役不從朱泚之亂晟攻賊於光泰門賊鋒尚勁佖與兵馬使李演踰苑牆血戰敗賊前鋒諸軍方振論功為神策

將吐蕃之寇涇原似伏卒擊尚結贊幾獲由是深為吐蕃所畏晟視必恩寵與愿懇不殊給與過之晟既為張延賞媒孽罷兵權亦不用必為將帥入為左衛上將軍元和中愿懇兄弟在方鎮必檢校工部尚書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靈鹽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於河壩先貯材木朔方節度使每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至是蕃人知必貪而無謀先後遺之然後併役成橋仍築月城圍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邊上至

今為恨長慶三年四月卒

史臣曰西平罷偉材雄人望而畏出身事主落落有將
帥之風見義能勇聽受不疑忠於事君長於應變誠一
代之賢將也觀恒山之役立談釋二帥之憾涇師之亂
號哭赴奉天之危可不為忠義乎對白華之進軍知平
涼之必詐沮星變之議移渭橋之軍可不為應變乎解
帶結孝忠之心請婚釋延賞之怨嫉惡有楚琳之請懲
亂行希鑒之誅可不為明於決斷乎而德宗皇帝聽斷

不明無人君之量俾功臣因讒慝之口奸人秉衡石之權丁瓊之言誠堪太息雖齷齪刻渭橋之石區區賜煙閣之銘亦何心哉作善遺慶諸子俱才元和平賊之功聽愬居其半父子昆弟皆以功名始終道家所忌之談李氏以善勝矣

贊曰桓桓太師義勇天資運鍾禍亂力拯顛危愬事章武誅蔡平齊凌煙畫圖父子為宜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三考證

李晟傳劉德信敗于扈澗率餘軍先次渭南與晟合軍
軍無統一晟不能制德信因入晟軍乃數其罪斬之
○臣酉 按此李晟斬劉信也今云德信因入晟軍乃
數其罪斬之文法不順據通鑑晟因德信至營中數
以罪斬之因字當在德信字上今改正

蔣沆○沆誤沆今改正

愿聞有變與左右數人露髮而走登子城北樓懸絙而

下水由窻而出。

臣酉

按張孝忠傳程華聞亂由竇

而遁通鑑德宗建中四年鳳翔李楚琳作亂齊映自
水竇出此處水由二字當倒窻字當是竇字之訛蓋
既下子城至大城門閉乃由水竇而出也訛誤顯然
今改正

魏博行營將卬志紹。卬誤于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八十四

馬燧

子暢

燧兄炫

渾瑊

子鎬

鎭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其先自右扶風徙焉祖珉官至左玉鈐衛倉曹父季龍嘗舉明孫吳俶儻善兵法官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畧軍使燧少時嘗與諸兄讀書乃

輟卷歎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
安能矻矻為一儒哉燧姿度魁異長六尺二寸沉勇多
智畧該涉羣書尤善兵法安祿山反俾光祿卿賈循守
范陽燧說循曰祿山負恩首亂雖陷洛城必當夷滅公
盍建不代之功誅其逆將向潤客牛廷玠拔其根祗祿
山西不能入關則坐而受擒天下可定也循雖善之計
不時決事洩祿山果遣韓朝陽來召循朝陽至范陽與
循語陰伏壯士以弓弦縊殺之燧脫身走西山隱者徐

遇匿之踰月間行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郡寶應中
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奏趙城尉是時迴紇大軍還國
恃復東都之功倔強恣睢所過或虜掠廩粟供餽小不
如意恣行殺害抱玉具供辦賓介皆憚不敢行燧自贊
請主郵驛比迴紇至則先賂其渠帥與明要約迴紇乃
授燧旗幟為識犯令者命燧戮之燧取死囚給左右廝
役小違令輒殺之迴紇相顧失色虜涉其境無敢暴掠
抱玉益奇之燧因說抱玉曰屬者與迴紇言燧得其情

今僕固懷恩恃功樹黨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分授疆土皆出於懷恩其子瑒佻勇不義以燧度之將必窺太原西山以為亂公宜深備之無何懷恩果與太原都將李竭誠通謀將取太原其帥辛雲京覺之斬竭誠固城自守懷恩遣其子瑒率兵圍之初迴紇北歸遣其將安恪石常庭將兵數百及誘募附麗者復數千人以守河陽東都所虜掠重貨悉積河陽是時懷恩遣薛嵩自相衛餽糧以絕河津挹王令燧詣薛嵩說之嵩乃絕

懷恩從順署奏左武衛兵曹歷太子通事舍人遷著作
郎營田判官無幾遷秘書少監兼殿中侍御史為節度
判官承務郎遷鄭州刺史燧乃勸課農畝總其戶籍歲
一稅之州人以為便大歷四年改懷州刺史乘亂兵之
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稼燧乃務修教化將吏有父母者
燧輒造之施敬收葬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界中生糴穀
人頗賴之挹玉移鎮鳳翔以汧陽被邊署奏隴州刺史
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廣二百餘步上連峻山山與

吐蕃相值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立石種樹以塞之下置二門設籬櫓八日而功畢會抱玉入覲與燧俱行久之代宗知其能召見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防禦水陸運使大歷十年河陽三城兵亂逐鎮將常休明以燧檢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河陽三城使十一年五月汴州大將李靈耀反因據州城絕運路以邀節制代宗務姑息人因授靈耀汴宋等八州節度留後靈耀不受命乃潛結魏博田承嗣乃遣兄子悅將兵

援靈耀破永平軍將劉洽詔燧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
合軍討靈耀忠臣懼賊焚廬舍西走燧勸其還兵請為
前鋒擊破田悅進逼汴州忠臣行汴南燧引軍行汴北
又敗靈耀將張清於西梁固靈耀選銳兵八千號為餓
狼軍燧獨引軍擊破之進至浚儀是時河陽兵冠諸軍
承嗣又遣悅將兵二萬救靈耀破永平軍將杜如江畧
曹州又敗李正己遊軍擊走劉洽長孫全緒等軍乘勝
去汴州一舍方陣而進忠臣會宋州淮南浙西兵與戰

不利請救於燧燧引四千人為奇兵擊破之田悅匹馬遁去靈耀知悅敗明日以百騎夜走汴州悉降燧讓功於忠臣忠臣素暴戾燧不欲入汴城乃引軍退舍於板橋忠臣入城果專其功因會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大歷十四年六月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留後尋為節度使太原承前政鮑防百井敗軍之後兵甲寡弱燧乃悉召將吏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為精騎造甲者必令長短三

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蒙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居一年陳兵三萬開廣場以習戰陣教其進退坐作之勢建中二年六月朝於京師加檢校兵部尚書令還太原初田悅新代承嗣統兵恐人不附已詐効誠欸燧上疏明其必反宜先備之其年悅果與淄青恒冀通謀自將兵三萬圍邢州次臨洺築重城絕其內外以拒救兵邢州將李洪臨洺將張仵皆堅守不拔昭義軍

告急乃詔燧將步騎二萬與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
行營兵馬使李晟合軍救臨洺燧軍出嶠口兵未過險
乃遣持書喻悅且示之好悅謂燧畏之十一月師次邯
鄲悅遣使至燧皆斬之以徇遣兵擊破其支軍射殺其
將成炫之悅自攻臨洺遣大將楊朝光將兵萬人於臨
洺南雙岡東西列二柵以禦燧燧乃率李抱真李晟進
軍營於二柵之中其夜東柵走歸悅明日燧進軍營明
山取其棄柵以置輜重悅謂將吏曰朝光堅柵不下萬

人假令燧等盡銳攻之比數日計不能下殺傷必甚吾
此必拔臨沼賞勞軍士而與之戰必勝之術也悅乃分
恒州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光燧率軍攻朝光田悅
將萬餘人救之燧乃令大將李自良李奉國將騎兵合
神策軍於雙岡禦之令曰令悅得過當斬爾自良等擊
却悅燧乃令推火車以焚其柵斬朝光及大將盧子昌
斬首五千餘級生虜八百餘人居五日進軍至臨沼田
悅悉軍復戰燧自將銳兵振其衝口凡百餘合士皆決

死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生虜九百人得穀三十萬斛
器甲稱是悅收敗兵夜遁邢州圍亦解以功加右僕射
先戰燧誓軍中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勝盡出其私財
以頒將士德宗嘉之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燧家
財尋加魏博招討使三年正月田悅求救於淄青恒冀
李納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救悅李惟岳亦遣兵三千
赴援悅收合散卒二萬餘人壁于洹水淄青軍其東恒
冀軍其西首尾相應燧率諸軍進屯於鄴奏請益河陽

兵詔河陽節度使李元將兵會之軍次于漳悅遣將王
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為固軍不得渡燧乃於下
流以車數百乘維以鐵鑠鑠絕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
水稍淺諸軍畢渡是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欲老燧軍
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抱真
與李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
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恒冀三軍為首尾計
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

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固當戰也燧為諸軍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恒州兵以軍少懼為燧所并引軍合於悅悅謂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令諸軍半夜皆食先鷄鳴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趨魏州令曰聞賊至則止為陣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悅乃率淄青恒州步騎四萬餘人踰橋掩

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申令無動命前除草
斬榛棘廣百步以為陣燧出陣募勇力得五千餘人分
為前列以俟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少裒乃縱
兵擊之悅軍大敗時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河東軍既
勝諸軍還關合擊又大破之迫洹水悅軍走橋橋已焚
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餘級殺大將孫晉卿安墨噉
生獲三千餘人溺死者不可勝紀淄青軍殆盡死者相
枕藉三十餘里悅收敗卒千餘人走魏州至門州將李

長春閉門不納久之追兵不至比明乃納悅悅既入殺
長春嬰城自守數日李再春以博州降悅兄昂以洺州
降王光進以長橋降悅遣符璘李瑤將五百騎送淄青
兵還鎮璘瑤因來降燧魏州先引御河入南流燧令塞
其領口河流絕城中益恐悅乃遣許士則侯臧徒步間
行說朱滔王武俊借兵求救時王武俊已殺李惟岳傳
首京師授武俊恒冀觀察都防禦使時武俊同列張孝
忠已為易定節度使武俊獨為防禦使又割趙深二州

為一鎮以康日知為觀察使甚為怨望且素輕孝忠恥名在下時朱滔討李惟岳拔深州求隸幽州不得亦怨望由是滔武俊同謀救悅悅恃燕趙之援又出兵二萬背城而陣燧復與諸軍擊破之五月加燧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月朱滔王武俊聯兵五萬來救悅至于城下諸帥議退兵燧固不可德宗遣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軍步騎萬五千人赴燧是月晦懷光亦至懷光勇而無謀軍至之日未休息堅請與滔等戰王師不利悅

等決水灌燧等軍燧兵屈糧少七日燧與諸軍退次魏縣是月詔加燧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魏博貝四州節度觀察招討等使田悅朱滔王武俊軍亦至魏縣與官軍隔河對壘十一月三盜於魏縣軍中遞相推獎王號朱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又遣使於李納納稱齊王四道共推淮西李希烈為天下兵馬元帥大尉建興王皆偽署官號如國初行臺之制而名目頗有妖僻者然未敢偽稱年號而五盜合從圖傾社稷兩

河鼎沸寇盜橫行燧等雖志在勤王竟莫能毆數患難
四年十月涇師犯關帝幸奉天燧引軍還太原議者云
燧若乘田悅洹水之敗併力攻之時城中敗卒無三二
千人皆夷傷未起日夕俟降燧與抱真不和遷延於擊
賊乃致三盜連結至今為梗職燧之由燧至太原遣行
軍司馬王權將兵五千赴奉天又遣男彙及太將之子
與俱來壁於中渭橋及帝幸梁州權彙領兵還鎮燧以
晉陽王業所起度都城東面平易受敵時天下騷動北

邊數有警急乃引晉水架汾而注城之東瀦以為池寇
至計省守陴者萬人又決汾水環城多為池沼樹柳以
固隄尋兼保寧軍節度使興元元年正月加檢校司徒
封北平郡王七月德宗還京加燧奉誠軍及晉絳慈隰
節度并管內諸軍行營副元帥令與侍中渾瑊鎮國軍
節度使駱元光同討河中初李懷光據河中燧遣使招
諭之懷光妹壻要廷珍守晉州衙將毛朝敷守隰州鄭
抗守慈州皆相次降燧初王武俊自魏縣還鎮雖去偽

號而攻圍趙州不解康日知窘蹙欲棄趙州燧奏曰可
詔武俊與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請改日知為
晉惠隰節度使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又加燧晉慈
隰節度使燧乃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曰降而授之恐
後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而許之燧乃遣使迎日知既
至籍府庫而歸之日知喜且過望九月十五日燧帥步
騎三萬次于絳分兵收夏縣畧稷山攻龍門降其將馮
萬興任象玉燧以兵攻絳州十月拔其外城其夜偽刺

史王克同與大將達奚小進棄城走降其衆四千人又遣大將李自良谷秀分兵畧定閭喜夏縣萬泉虞鄉永樂猗氏六縣降其將辛粃及兵五千人谷秀以犯令虜士女斬之以徇貞元元年軍次寶鼎敗賊騎兵於陶城前鋒將李黯追擊之射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餘級獲馬五百匹是歲天下蝗旱物價騰踊軍乏糧餉而京師言事多請捨懷光上意未決燧以懷光逆節尤甚河中密邇京邑反覆不可保信捨之無以示天下慮上為左

右所惑且兵事尚密六月燧乃捨軍以數百騎朝于京師比召見燧曰臣雖不武得芻糧支一月足以平河床上許之七月燧因朝京師乃與渾城駱元光韓遊瓌合軍次于長春宮懷光將徐廷光以兵六千守宮城禦備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曠日持久所傷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憚燧威名則拜於城上燧度廷光心已屈乃徐謂之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廷光復拜燧乃喻之曰公等皆朔方將士祿山

以來首建大勲四十餘年功伐最高奈何棄祖父之勲
力背君上為族滅之計即從吾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
賊徒皆不對燧又曰爾以吾言不誠今相去不遠數步
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廷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下先
一日賊焦離堡守將尉珪以兵二千因堡降燧廷光東
道既絕乃率衆出降燧以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
畏服衆大呼曰吾輩復得為王人矣渾瑊繇是服燧私
謂叅佐曰予嘗謂馬公用兵與予不相遠但驚怪累敗

田悅今觀其行兵料敵吾不迫遠矣八月燧移軍於焦
籬堡其夜賊太原堡守將吳罔棄堡而遁其下皆降燧
率諸軍濟河兵凡八萬陣於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
懷光首以城降其守兵猶一萬六千人斬賊將閻晏孟
寶張清吳罔等七人以徇為懷光脇虜者皆捨之燧自
朝京師還行營凡二十七日而河中平詔書褒美遷光
祿大夫兼侍中仍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宴賜畢還太原
是行也德宗賜燧宸扆台衡二銘序曰朕每覽上古之

書及唐虞之際君臣相得聖賢同時日夕孜孜講論至道或陳其鑒誠或諷以詠歌煥乎典謨百代是式有以見啓沃之道理化之端意甚慕之而未能追也頃靈鹽節度使杜希全著書上獻多所規諫聊為君臣箴用答其意河東等道副元帥司徒燧固請勒石貽厥後人朕以文既非工義又非備垂諸來裔良所慙焉起予者庶因之有作庶乎朝夕自儆且俾後代知我文武殿邦之臣歟宸衷銘曰天生蒸人性命元淳嗜欲交馳利害糾

紛無主乃亂樹之以君九域茫茫萬情云云目不備觀
耳難偏聞觀之聞之矧又非真事失其源道遠莫親理
得其要化行如神失源維何不自正身正身之方先誠
其意罔從爾欲罔載爾偽體道崇德本仁率義必信若
寒暑無私象天地感而遂通百慮一致任人之術各當
其器捨短從長理無求備事多總集衆才咸遂知而必
任任而勿貳以天下之目為鑒我鑒斯明以天下之心
為謀我謀則智求賢惟廣辯理惟精逆耳拂心必嘉乃

誠順旨苟容亦察其情斥去奸諛全度忠貞先人立言
為代作程諤諤者昌唯唯者傾繫以興亡曷云其輕承
天子人夫豈不貴伊昔哲王夙夜祇畏馭朽為戒納隍
為志神將害盈天匪假易四海為家夫豈不富伊昔哲
王勤儉固陋土階罔飾露臺罷構遠竒伎淫巧放珍禽
怪獸敬之慎之天命可祐欲令必行順人之情欲誠必
著清已之慮心無億詐事必忠恕凡將有為靡不三思
喜怒以節動靜以時毫釐或差禍害亦隨慢易厥初悔

其曷追刑不可長武不可恃作威逞力厲階斯起垂旒
蔽聰黷纊塞耳含弘光大是亦為美覆之如天愛之如
子仁心感人率土自理嗟予寡昧嗣守丕圖寇戎薦興
德化未孚大業兢兢其敢以渝俯察物情仰稽典謨作
誠斯言寘于坐隅台衡銘曰天列台星垂象于人聖人
則天亦建輔臣以翼以弼為衡為鈞如耳目應心如股
肱運身是則同體孰云非親陰陽相推四序成歲君臣
相得萬邦作乂感同風雲合若符契以道匡救盡規獻

替木必從繩金其用礪帝者之盛時惟陶唐乃聞疇咨
仄陋明敷洎乎有虞二八騰芳爰迨伊尹相于成湯載
生姜牙諒彼武王道無不行謀無不臧君聖臣賢運泰
時康漢高既興蕭曹亦彰烈烈我祖膺期而昌剋滅羣
兇砥平四方惟衛及英啓闢封疆曰房與杜振理維綱
亦有魏徵忠謇昂昂偉茲衆材為棟為梁蕩蕩巍巍邦
家有光是知道之廢興繫于時主主之得失資于台輔
經之以文緯之以武出為方伯入作申甫絕維載張闕

衮斯補惟德是倚惟才是求人不易知德亦難周傳說
板築夷吾射鉤任之不疑千載垂休體於至公何鄙何
讐追惟哲主必賴良弼矧予不德暗於理術師旅繁起
政刑多失邁茲艱屯夙夜祇慄翊我戴我實惟勲賢內
熙庶績外總十連威武載揚謀猷日宣長城壓境巨艦
濟川同德同心扶危持顛予嘉爾誠爾相予理惟后失
道亦臣之恥自昔格言慎終如始功歲鼎彝道冠圖史
魚俾伊傳克專厥美作鑒勒銘永世是紀燧至太原乃

勒二銘於起義堂西偏帝為題額其崇寵如此二年冬吐蕃大將尚結贊陷鹽夏二州各留兵守之結贊大軍屯於鳴沙自冬及春羊馬多死糧餉不繼德宗以燧為綏銀麟勝招討使令與華帥駱元光邠帥韓遊瓌及鳳翔諸鎮之師會於河西進討燧出師次石州結贊聞之懼遣使請和仍約盟會上皆不許又遣其大將論頰熟厚禮卑辭申請於燧請和燧頻表論奏上堅不許三年正月燧軍還太原四月燧與論頰熟俱入朝燧盛言蕃

情可保請許其盟上然之燧既入朝結贊遽自鳴沙還蕃是歲閏五月十五日侍中渾瑊與蕃相尚結贊盟于平涼為蕃軍所劫狼狽僅免陷將吏六十餘員由燧之謬謀也坐是奪兵權六月以燧守司徒兼侍中北平王如故仍賜妓樂奉朝請而已五年九月燧與太尉李晟召見于延英殿上嘉其有大勲力皆圖形凌煙閣列於元臣之次九年七月燧對于延英初上以燧足疾不令朝謁是日燧以冬首入朝勅許不拜而坐時太尉晟初

堯帝謂燧曰常時卿與太尉晟同來今獨見卿不覺悲
慟上歔歔久之燧既退足疾仆於地上親掖起之送及
於陛燧頓首泣謝累上表乞骸陳讓侍中優詔不許貞
元十一年八月堯時年七十先是司天頻奏熒惑太白
犯太微上將間一月而燧薨廢朝四日詔京兆尹韓皋
監護喪事嗣吳王獻為弔祭贈贈使冊贈太尉謚曰莊
武子彙暢暢以父蔭累遷至鴻臚少卿留京師建中三
年燧討田悅於山東時歲旱京師括率商戶人心甚搖

鳳翔留鎮幽州兵多離散入南山為盜殿中丞李雲端
與其黨袁封單超俊李誠信冀信等與暢善因飲食聚
會言時事將危暢乃遣家人溫靖與父書具陳利害可
班師還鎮燧怒執靖具奏其狀令兄炫執暢請罪德宗
以燧方討賊不竟其事誅雲端等十一人勅炫就第杖
暢三十上於是罷括率之令燧貨貨甲天下燧既卒暢
承舊業屢為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申志廉諷暢令獻
田園第宅順宗復賜暢初為彙妻所訴析其產中貴又

逼取仍指使施於佛寺暢不敢吝晚年財產並盡身歿之後諸子無室可居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即暢舊第也暢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子繼祖以祖蔭四歲為太子舍人累遷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卒炫字弱翁燧之仲兄少以儒學聞於時隱居蘇門山不應辟召至德中李光弼鎮太原辟為掌書記試大理評事監察御史歷侍御史常叅謀議光弼甚重之奏授比部刑部郎中田神功鎮汴州奏授節度判官檢校兵部郎中轉連州

刺史徵拜吏部郎中又出為閬州刺史入為大理少卿
建中初為潤州刺史黜陟使擲載以清白聞徵拜太子
右庶子遷左散騎常侍弟燧為司徒以親比拜刑部侍
郎以疾辭改兵部尚書致仕貞元七年卒時年七十九
史臣曰燧雄勇強力常先計後戰又善誓師將戰親自
號令士無不慷慨感動戰皆決死未嘗折北謀得兵勝
冠於一時然力能擒田悅而不取納蕃帥之偽款而保
其必盟平涼之會大臣幾陷闕畿搖動此謂才有餘而

心不至議者惜而恨之

渾瑊皋蘭州人也本鐵勒九姓部落之渾部也高祖大俟利發渾阿貪支貞觀中為皋蘭州刺史會祖元慶祖大壽父釋之皆代為皋蘭都督大壽開元初歷左領衛中即將太子僕同正釋之少有武藝從朔方軍積戰功於邊上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於靈武年四十九瑊本名曰進年十餘歲即善騎射隨父戰伐破賀魯部下石堡城收龍駒

島勇冠諸軍累授折衝果毅後節度使安思順遣瑊提
偏師深入葛祿部經狐媚磧略特羅斯山大破阿思布
部又與諸軍城永清柵天安軍遷中即將安祿山構逆
瑊從李光弼出師河北定諸郡邑賊將有李立節者素
稱驍勇與瑊格鬪臨陣斬之遷右驍衛將軍既而肅宗
即位於靈武瑊統兵赴行在至天德遇蕃軍入寇瑊擊
敗之從郭子儀收西京討安慶緒破賊於新鄉改檢校
太僕卿充武鋒軍使又從僕固懷恩討史朝義前後數

十戰朝義平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賜實封二百戶
及懷恩謀亂令子瑒與瑊率軍圍榆次朔方將殺瑒瑊
率所部歸郭子儀會瑊父釋之戰死又起復本官為朔
方行營左廂兵馬使從子儀討吐蕃於邠州以功加御
史中丞軍還防秋於邠會吐蕃大入寇至奉天瑊拒戰
於漠谷大破蕃軍以功加太子賓客復屯於奉天華州
周智光反子儀奉詔討之令瑊領馬步萬人攻下同州
智光平詔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軍子儀領之子儀令

城先率兵至邠州便於宜祿縣防秋歲餘加兼御史大夫大歷七年吐蕃大寇邊城與涇原節度使馬璘會兵大破蕃賊於黃菩原自是每年常戍於長武城臨盛秋十一年領邠州刺史其年吐蕃入寇慶州方渠懷安等鎮城擊却之十二年子儀入朝令城知邠寧慶三州兵馬留後十三年迴紇侵太原破鮑防軍北歸頗為邊患以城為石嶺關已南諸軍都知兵馬使率兵犄角逐之虜騎引退其年八月加檢校工部尚書單于副都護振

武軍使十四年郭子儀拜太尉號尚父分所管內別置
三節度以瑊兼單于大都護充振武軍東受降城鎮北
大都護府綏銀麟勝等軍州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
管內支度營田等使其年復以崔寧為朔方節度使領
子儀舊管徵瑊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兼左街使建中四
年李希烈遣間諜詐為瑊書與希烈交通瑊奏其狀上
特保證之仍賜瑊馬一匹并鞍轡錦綵二百匹時以普
王為荆襄等道兵馬元帥討李希烈大開府幕以瑊檢

校戶部尚書御史大夫充中軍都虞候會涇師亂德宗
幸奉天後三日城率家人子弟自京城至乃署為行在
都虞候檢校兵部尚書京畿渭北節度觀察使居數日
邠寧節度使韓遊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統兵三千自
乾陵北過赴醴泉以拒朱泚會諜報泚已出兵帝遽令
追遊瓌兵纔至奉天賊軍果至遊瓌等戰于城東王師
不利遂乘勝奔突將入官軍與賊隔門相持自邠至午
殺傷頗甚門內有草車數乘城令推車塞門焚之以外

禦乘火力戰賊方解去然重圍已合賊大修攻具以僧法堅為匠師毀佛寺房宇以為梯櫓是月賊自丁巳至辛未四面攻城晝夜矢石不絕城隨機應敵僅能自固十一月靈武節度使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常春合兵六千人赴難將至上議其所向宰相盧杞白志貞以漠谷路為便城曰漠谷險隘必為賊所邀不若取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便取城東北鷄子堆下營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朱泚必不更於陵寢往來

杞曰漠谷路近若慮逆賊邀擊即出兵應接若取乾陵路恐驚陵寢城曰今朱泚圍城斬伐柏城以夜繼晝驚動已多今城中危急佇望救軍唯希全等率先赴難安危是賴所繫非輕制置不宜差跌但令希全等於鷄子堆下營固守善地賊泚可以計破也盧杞等曰陛下以順討逆不可自驚陵寢白志貞從而贊之上從杞議希全等進至漠谷果為賊軍邀擊奪據水口乘高以大弩巨石左右夾擊殺傷頗甚城中出兵應援亦為賊挫銳

而退希全等各歸還本鎮賊攻城逾急壕塹園之旬日
復偏攻東北角矢石亂入晝夜如雨城中死傷者甚衆
重圍救絕芻粟俱盡城中伺賊休息輒遣人城外掘拾
樵採以進御人心危蹙上與賊對泣賊泚北據乾陵下
瞰城內身衣黃衣蔽以翟扇前後左右皆朱紫閹官宴
賜拜舞紛紜旁午城中動息賊俯窺之慢辭戲侮以為
破在漏刻之頃時令騎將環城招公卿士庶責以不識
天命十五日賊造雲橋成濶數十丈以巨輪為脚推之

使前施濕氈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為障直指城東北隅
兩旁構木為廬冒以牛革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下
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相顧失色上召瑊勉
諭之令齋空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已下者
十餘軸募諸軍突將敢死之士以當之兼賜瑊御筆一
管當戰勝量其功伐即署其名授之不足者筆書其身
因命以位仍謂瑊曰朕便與卿別更不用對來縱有急
切令馬承倩在卿處但令附奏瑊俯伏鳴咽上亦悲慟

不自勝撫城背而遣之前一日城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可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熟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焰高於城壘是時北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久寒餒又少甲冑城但感激誠厲之以飢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脚偏陷不能進須臾風迴焰轉雲橋焚為灰燼賊焚死者數

千城中歡譟振地時城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霑沫格鬪不已初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是日上先授城二子官餘授將校有差賊又別造雲橋周以重鐵方就而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自魏縣行營赴難先遣兵馬使張韶入奏韶至奉天與賊填塹者相雜臨城忽大呼謂城上曰我李懷光使也懷光自河北領大軍至矣即繩引而登城中得懷光表歡聲振動賊衆不之測乃令昇韶巡於城上翌日懷光大軍次醴泉是夜賊解圍而去興元元

年正月以瑊為行在都知兵馬使二月賜實封五百戶
是月德宗移幸山南時懷光叛逆二賊連結寇盜縱橫
瑊分布諸軍以為翼衛纔入谷口而懷光追騎遽至瑊
令侯仲莊以後軍擊敗之三月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靈州都督靈鹽豐夏等州定遠西城天
德軍節度等使仍充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兼永平軍奉
天行營兵馬副元帥上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是
月瑊將諸軍赴京畿賊將韓旻張廷芝宋歸朝等拒我

師於武功城與吐蕃將論莽羅之衆大破賊於武亭川
斬首萬餘級城便赴奉天應接李晟抗京城西面五月
李晟自東渭橋抵京城攻賊城亦與韓遊瓌戴休顏西
面諸軍會合晟破賊之日城亦進收咸陽尋聞朱泚姚
令言奔敗命諸軍分道邀擊其衆離潰相率來降選勁
騎三千急追泚至涇州賊將誅泚傳首來獻六月加城
侍中論收京城之功加實封李晟一千戶城八百戶韓
遊瓌戴休顏四百戶駱元光尚可孤五百戶七月德宗

還宮以城守本官兼河中尹河中絳慈隰節度使仍充
河中同陝虢節度及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
咸寧郡王九月賜城大寧里甲第女樂五人入第之日
宰臣節將送之一如李晟入第之儀以李懷光未平又
加朔方行營兵馬副元帥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會兵進
討貞元元年八月河中平以功加檢校司空與一子五
品正員官是冬望皇帝親郊昊天上帝城入朝陪祀畢
還鎮河中三年吐蕃入寇至鳳翔為李晟邀擊之又襲

破其摧沙堡吐蕃深恨之尚結贊入寇陷我鹽夏二州以兵守之欲長驅犯京師而畏瑊與李晟馬燧欲陰計圖之乃卑詞遜禮告馬燧請重立盟誓則蕃軍引去德宗不許馬燧自入朝言之上乃令崔翰入蕃報結贊言還我鹽夏則許同盟結贊謂翰曰清水之會同盟人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和善守信境外重之此時須請預盟翰約盟于清水且先歸我

盟夏二州結贊曰清水非吉地請會盟於原州土梨樹
又請盟畢歸二州翰歸備奏其事神策將馬有麟奏曰
土梨樹地多險恐蕃軍隱伏不利不如於平涼其地坦
平且近涇州就之為便乃定盟於平涼川初結贊請李
觀杜希全預盟欲執之徑犯京師詔報之曰杜希全職
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已改官今遣侍中渾瑊充盟
會使五月瑊自咸陽入朝詔授平涼盟會使兵部尚書
崔漢衡副之司勳郎中鄭叔矩為判官瑊統兵二萬又

詔華州節度使駱元光以本鎮兵從瑊閏月十五日瑊與結贊會平涼初約以兵三千列於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各遣遊軍相覘伺是時蕃軍精騎數萬列於壇西蕃之遊軍貫穿我軍之中瑊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為遊軍纔至壇所為蕃軍所執結贊又謂瑊曰請侍中已下具衣冠劔佩瑊與監軍宋鳳朝崔漢衡等入幕次坦無他慮結贊命伐鼓三通其衆呼譟而至瑊遽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馳追騎雲合流矢雨集而不

傷會瑛將辛榮以數百人據北阜與賊血戰追騎方止
瑛僅得免辛榮兵盡矢窮力屈而降宋鳳朝瑛判官鄭
弇為追兵所殺崔漢衡中官俱文珍劉延李清朝漢衡
判官鄭叔矩瑛判官路泌袁同直大將軍扶餘隼馬寧
神策將孟日華李至言樂演明范澄馬弇等六十餘人
皆陷于賊尚結贊至原州列坐帳中召陷蕃將吏讓之
曰怒瑛曰武功之捷吐蕃之力許以涇州靈州相報竟
食其言負我深矣舉國同怨本却其盟志在擒瑛吾已

為金枷待城將獻贊普既已失之虛致君等何為乃放
俱文珍馬寧馬弇歸朝七月城自奉天入朝素服待罪
詔釋之而後見俄而吐蕃入寇京畿城鎮奉天十月還
河中四年七月加邠寧慶副元帥十二年二月加檢校
司徒兼中書令諸使副元帥如故十五年十二月二日
薨於鎮廢朝五日羣臣於延英奉慰詔贈太師謚曰忠
武賻絹布四千匹米粟三千石及喪車將至又為廢朝
應緣喪事所司準式支給命京兆尹監護葬日賜絹五

百匹城忠勤謹慎功高不伐在藩方歲時貢奉必躬親
閱視每有頒錫雖居遠地如在帝前位極將相無忘謙
抑物論方之金日磾故深為德宗委信猜間不能入君
子多之子鍊鎬鐵鎬城第二子性謙謹多與士大夫遊
歷延唐二州刺史軍政吏職有可稱者及元和中諸道
出師討王承宗屬義武軍節度使任迪簡病不能軍以
鎬藉父威名足以鎮定乃以鎬檢校右散騎常侍充義
武軍節度副使九月六日加檢校工部尚書代迪簡為

節度使鎬治兵練卒頗有威望然不能觀釁養銳以期
必勝鎮定相去九十里元和十一年冬鎬率全師壓賊
境而軍距賊壘三十里鎬謀慮不周但耀兵鋒無所控
制賊乃分兵潛入定州界焚燒驅掠鎬怒進攻賊壘交
鋒而敗師徒殆喪其半餘衆還定州亂不可遏朝廷乃
除陳楚代之楚聞亂馳入定州鎬為亂兵所劫以至裸
露楚既整戢於亂兵處率斂衣服還鎬方得歸朝坐貶
韶州刺史後代州刺史韓重華奏收得鎬供軍錢絹十

餘萬貫匹再貶循州刺史歲餘卒鐵城第三子以父蔭起家為諸衛叅軍歷諸衛將軍元和初出為豐州刺史天德軍使坐賊貶袁州司戶憲宗思咸寧之勲比例從輕五年徵為袁王傅復賜金紫遷殿中監開成初宰相擬壽州刺史文宗曰鐵勲臣子弟豈可委以牧民仲尼有言不如多與之邑今我念其先人之功與之致富可也宰臣曰鐵常歷名郡有政能乃從之三年入為右金吾衛大將軍知街事歷諸衛大將軍卒

史臣曰馬司徒之方畧渾咸寧之忠蓋各奮節義為時
名臣然元城之師失策於田悅平涼之會幾陷於吐蕃
此亦術有所不至也緬思建中之亂四海波騰賊泚竊
發之宸禁祀不絕如綫苟非忠臣致命化危為安則李
氏之宗社傾矣

贊曰北平之勲排難解紛咸寧蹈義感慨匡君再隆基
構克殄昏氛迴天捧日實賴將軍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四考證

馬燧傳悅恃燕趙之援又出兵二萬背城而陣燧復與諸軍擊破之五月加燧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月加燧魏州大都督府長史興元元年正月封北平郡王

○臣宗萬

按新書於破悅背城陣後連類書之不分

年月似加爵封王是一時事然當燧擊破之時悅未嘗屈不當疊加晉封也是時燧退次魏縣加長史兼節度等使所以重其威也及軍還太原燧以晉陽王

業所起潞池固堤為守禦計燧之進戰退守功有足
多此封王之自也其爵自當遞加不應一時並及且
此年月鑿鑿無可疑也

渾瑊傳是月賊自丁未至辛未四面攻城晝夜矢石不

絕○

臣酉

按德宗紀十月戊申如奉天丁未在戊申

前一日德宗尚未出奔其非朱泚攻城之日明矣未
字當是卯字之訛考本紀甲子瑊及泚戰于城下敗
之乙丑將軍高重捷死之通鑑乙丑賊復攻城將軍

高重捷破泚將李日月乘勝逐北賊伏兵擒之乙丑
後二日為丁卯蓋乙丑以前官軍猶時與賊戰至高
重捷死後則城中奪氣官軍不復能出戰而重圍既
合自丁卯至辛未攻城尤力者凡五日也

十一月靈武節度使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
史常春合兵六千人赴難○臣酉按新書德宗紀杜

希全李建徽及朱泚戰于漠谷敗績事在十月辛酉
非十一月也兩書不合未知孰是

若取乾陵北過附使城守固而行便取城東北鷄子堆

下與城中犄角相應○

臣酉

按通鑑云不若自乾陵

北過附柏城而行營于城北鷄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語意明白此處若字上當脫一不字使字乃柏字之訛守固二字衍蓋因下有固守善地語故誤衍此二字也下字下當脫一營字俱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四考證